

曾公𣪀編鐘銘文考釋^{* **}

陳斯鵬

（廣州）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摘 要

本文主要論證了對於曾公「𣪀」編鐘銘文的四則考釋意見：（一）原釋文「適於漢東」之「適」應改釋為「𣪀」，讀為屏藩之「屏」；（二）原釋文「涉政（征）淮夷」之「涉」應改釋為「兆」，讀為「討」；（三）原釋文「卑辭千休（休？）」之「休」應改釋為「僕」，即世代之「世」字繁體；（四）原釋文「頤（偶？）天孔惠」之「頤」應讀為「溥」，訓「大」。另外，本文還附及「保執（乂／艾）」等字詞的釋讀。

關鍵詞：隨州棗樹林曾國墓地、曾公𣪀編鐘、古文字考釋

^{*}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戰國文字詁林及資料庫建設」（17ZDA300）的階段性成果。

^{**}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急就於潮州郡郊之東麗湖畔。

An Interpretation of bell-set inscriptions from Duke Qiu of Zeng

Chen Si-peng

(Guangzhou) Department of Chinese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mainly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four passages from the bell-set inscription of Duke Qiu of Zeng: (1) the character “適” from “適於漢東” in the proposed text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禦”, meaning “to defend”, equivalent to “屏”; (2) the character “涉” from “涉政（征）淮夷” in the proposed text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兆”, equivalent to “討 (to subjugate)”; (3) the character “侏” from “卑辭千侏（休？）” in the proposed text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僕”, which is a complexified form of “世 (dynasty)”; (4) the character “頤” from “頤（偶？）天孔惠” in the proposed text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溥”, meaning “great”. In the meantime, this article also discusses “保執（乂／艾）” and other words or characters.

Key words: Zeng state cemetery in Zaoshulin, Suizhou; bell-set of Duke Qiu of Zeng, paleographic interpretation

鄉居少書，舊業不親者數月矣。日昨，友生石小力、陳哲二君忽轉來《江漢考古》二〇二〇年第一期〈曾公昧編鐘銘文初步釋讀〉一文¹，該文公布了新近出土於隨州棗樹林曾國貴族墓地M190的曾公昧編鐘銘文資料，內容甚為重要，讀後頗發人思考。即就一時所見與二君隔空討論，不亦樂乎。其中深層次之問題，恐須待從容研索，方能有所領悟。茲先就若干銘辭提出考釋意見，以助學界同仁討論之興云。

一 釋「屏於漢東」

鑄鐘（M190:35）銘文第十二至十五行釋文：「皇且（祖）建于南土，敝（蔽）蔡南門，質（誓）應京社，適于漢東。」所謂「適」字摹本作：



此字另外兩例作：



甬鐘（M190:244）



甬鐘（M190:237）

從字形看，釋「適」是有問題的。釋「適」蓋將其上部件視為「帝」，但其實「帝」並無中豎向左下方長引的寫法。M190:237一例中豎垂直，但與「帝」相比，下半仍少左右一對斜筆。實則此部件應是「平」。試比較曾、楚文字中「坪」字：



（曾侯乙編磬C53上2）



（包山192）



（九店M56：22）

銘文此字所從與九店簡「坪」字所從尤為不差毫釐，顯然也應該是「平」。

而字之下部也不是「辵」，而是「月」和「止」。所以此字應隸定為「𡩺」。字當以「平」為聲，疑可讀為屏藩之「屏」。古「平」、「并」二聲系相通之例極為常見，如《周禮·春官·車僕》「苹車之萃」，鄭玄注引鄭司農云：「苹車當為駟車」，而孔穎達疏《詩·小雅·六月》則引作「屏」²。故「𡩺」可讀「屏」。

¹ 郭長江、凡國棟、陳虎、李曉楊：〈曾公昧編鐘銘文初步釋讀〉，《江漢考古》2020年第1期，頁3-30。以下稱該文作者為「整理者」。

² 張儒、劉毓慶：《漢字通用聲素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541-542。

而「屏」義與語境甚是貼合。「屏於漢東」謂曾國為周室之屏衛於漢東之地。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國語·齊語》：「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文例可參。

至於鐘銘後段「既淑既平」的「平」字作一般之𠂔形，與「𠂔」字所從的「平」作𠂔者不同，恐不足為異。在這套銘文中，同一部件而寫法有別者頗多見。且「平」作𠂔形為曾、楚文字中之特殊變體（很可能受「旁」字影響類化而成³），目前只見於合體字，似因偏旁的制約性，而得與獨體的典型寫法之「平」並行不悖。

二 釋「討征淮夷」

鐃鐘（M190:35）銘文第十五至十七行釋文：「【南】方無疆，涉政（征）淮夷，至于繁湯（陽）。」所謂「涉」字摹本作：



此字另外兩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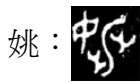


甬鐘（M190:244）



甬鐘（M190:2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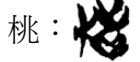
整理者謂「涉，渡水也」，並引京師峻尊銘「王涉漢伐楚」為證。蓋將「涉征淮夷」理解為渡水而征淮夷，似乎不無道理。但一則「涉」在春秋文字中出現𠂔的寫法較為特別，二則「涉征」這樣的組合，古書和出土文獻均未見，所以似可另作考慮。古文字中另外一個跟「涉」字關係密切的字，或能帶來更好的解釋。那便是見於西周金文和楚簡「姚」、「桃」、「逃」等字中的「兆」，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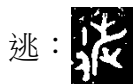
姚：（井南伯簋）



（應姚鬲）



桃：（包山10）



逃：（公仲逃簋）



（包山144）



（郭店《語叢二》18）

關於此「兆」形的來源，及其與「涉」之間的關係，過去已經有了很多的

³ 參楊澤生說，見曾憲通、陳偉武主編《出土戰國文獻字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卷十三，頁6688。

討論，這裡不準備展開介紹，詳細的情況可以參看沈培、郭永秉二位先生的文章⁴。儘管諸家意見頗有些不同，但這個作二「止」中間一曲線之形，與甲骨文中從簡體「水」形的「涉」字同形的部件，就相當於秦系文字中從二「人」中間從一曲線之形的「兆」，則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據此，上揭鐃鐘的所謂「涉」字應可直接釋為「兆」。從西周以來此類「兆」大量充當「姚」、「逃」等字聲符的事實來看，不論其最初來源是否與「涉」有關，到東周時代，當它獨立使用時，自然也應該取「兆」音，而不應該取「涉」音。「兆」古音屬定母宵部，我認為應可讀為聲韻俱近的「討」（透母幽部）。出土文獻中，多見「兆」及從「兆」聲之字如「逃」、「覩」、「賴」等通「盜」⁵，而「盜」又可通「討」。例如逯盤銘：「盜（討）政（征）三（四）方，斲伐楚荊。」（《新收》757），又秦公鐃銘：「盜（討）百蠻（蠻），具（俱）即其服。」（《集成》00268）。早年盧連城、楊滿倉先生即曾讀秦公鐃「盜」字為「討」⁶，但沒有引起重視；近年蔣玉斌先生重新論證上舉金文中舊釋「盜」字應讀「討」⁷，已廣被接受。但蔣先生釋此字為「鑄」之異體，而否認它與「盜」字的聯繫，則有問題。其實，從字形傳承序列來看，此字就是後來漢字系統裡的「盜」字無疑，可參看魏宜輝、張世超、張富海、鄔可晶等先生的分析⁸。至於「盜」字本為何詞而造，則是另外的問題，還可再研究⁹。既然「兆」通「盜」，「盜」又通「討」，然則「兆」也得以與「討」相溝通。「討征」為近義複合詞，銘文「討征淮夷」文從字順，正可與上引逯盤銘文相互印證。古書則常作「征討」，倒其語素，詞義則無別。如《左傳》昭公元年：「日尋干戈，以相征討。」《漢書·禮樂志》：「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所見這類「兆」的中間只作一曲線，未見從完整的「水」形者，而上揭甬鐘（M190:244）則已加點，至甬鐘（M190:238）則已從

⁴ 沈培：〈從西周金文「姚」的寫法看楚文字「兆」的來源〉，載張光裕、黃德寬主編：《古文字學論稿》，（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年）；郭永秉：〈關於「兆」、「涉」疑問的解釋〉，《古文字研究》第30輯，（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⁵ 參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頁195-197。

⁶ 盧連城、楊滿倉：〈陝西寶雞縣太公廟村發現秦公鐘、秦公鐃〉，《文物》1978年第11期，頁3。

⁷ 蔣玉斌：〈釋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討」〉，《古文字研究》第29輯，（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⁸ 魏宜輝：〈說「盜」〉，《語言研究》2014年第1期；張世超：〈金文「鑄」、「盜」諸字補說〉，《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紀念論文集》（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張富海：〈試說「盜」字的來源〉，《中國文字學報》第七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鄔可晶：《釋「鑠」》，「古文字與上古音研究青年學者論壇」論文，（廈門：廈門大學，2019年）。

⁹ 鄔可晶《釋「鑠」》以「盜」為「鑠」之表意初文，自是一說。唯以「鑠」之削弱義解釋金文「盜」字，恐反不若讀「討」為好。

「水」，似乎對釋「涉」有利。不過，與楚文字中明確的「涉」字作（郭店《老子甲》18）、（楚帛書甲篇）相比較，則甬鐘此二形仍然強調「水」形與二「止」間屈曲糾纏的相對位置，似有細微分別。因此，鐘銘此二形不必成為釋「兆」的障礙。當然，也沒有必要先釋「涉」，再轉讀為「兆」，儘管「涉」、「兆」二者在語音上也是可能溝通的¹⁰。

三 釋「卑𠂔千世」

鑄鐘（M190:35）銘文第二十七行釋文：「卑𠂔千休（休？）。」整理者在銘文注釋部分則說：「休，從人從末，或是「休」字之誤。」於字從「未」或從「末」，前後不一。按該字在甬鐘（M190:233）照片中可以看得較為清楚，其形作：



其右旁顯然不可能是「末」，與「未」略近，但細察之，也不似。至於說是「休」字之誤，更無根據。按字之右上方三豎畫之中部作肥筆鼓起狀，左、中二豎尤為明顯可辨。這類肥筆鼓起又可作點。試比較下列春秋金文「𠂔」字：



（鑄鐘，《集成》00271）



（越王者旨於賜鐘，《集成》00144）

顯然，曾公鐘銘此字右旁也是「𠂔」，字從「人」從「𠂔」，應釋為「僕」，即世代之「世」字繁體。銘文「卑（俾）𠂔千世」，乃曾公向祖先神明祈求千世不絕之語。與兵壺銘：「卑（俾）邁（萬）𠂔（世）無謀（期）。」（《新收》1980）鑄鐘銘：「𠂔（世）萬至於𠂔孫子。」（《集成》00271）文例相似可參。

四 釋「溥天孔惠」

鑄鐘（M190:35）銘文第二十七至二十九行釋文：「顓（偶？）天孔惠，文武之福，有成有慶。」隸定作「顓」之字摹本作：

¹⁰ 參看裘錫圭：〈從殷墟卜辭的「王占曰」說到上古漢語的宵談對轉〉，《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郭永秉：〈關於「兆」、「涉」疑問的解釋〉，《古文字研究》第30輯，（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此字另兩處作：



甬鐘 (M190:233)



甬鐘 (M190:231)

整理者釋文雖依鑄鐘隸作「顓」，但在銘文注釋部分却認為應以顓形為正，謂「可隸作顓，讀作偶。偶天，古書或作配天，即與天相侔」。

其實，即使以顓形為正，也不能釋「顓」。試拿其左旁與春秋文字「禺」之作𠂔、𠂕等形比較¹¹，其下部的區別是極為明顯的。

字仍當以顓形為正，隸定作「顓」為是。作𠂔者，誤將「巾」旁倒置，作顓者，則不過誤將「巾」旁豎畫上穿，都是不難解釋的。「顓」字當以「帛」為聲，於此可讀為「溥」。出土文獻「白」、「甫」二聲系互通之例甚多，如上博簡《容成氏》35：「厚愛而泊（溥）斂焉。」清華簡《邦家之政》3：「宮室小庠以溥（迫）。」「溥天」見於《詩·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毛傳：「溥，大。」此為本訓，後世或轉訓為「遍」，實非其本意。又《詩·大雅·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毛傳也訓「大」。《說文·水部》也說：「溥，大也。」朱駿聲云：「本義為水之大，轉注為凡大之稱。」¹²鐘銘「溥天孔惠」意即廣大之天的孔惠，與「文武之福」並稱。

以上「溥天」一條意見，質諸友生時，陳哲君也有同見（本文寫完，陳君讀後又告我，王寧先生即在簡帛網簡帛論壇上提出「顓」可能讀「溥」或「普」的意見）。又，原尚有一條言鑄鐘（M190:35）第二十三至二十四行「保執子孫」的「保執」應讀為「保乂」，承石小力君相告，單育辰先生同日已在簡帛網簡帛論壇上發表了相同的意見，故不擬特別寫出。「執」、「乂」古音同屬疑母月部，「保乂」又為古書成詞，應不難聯想到。金文或作「保辭」。但可注意者，金文和先秦古書中的「保乂／保辭」，其對象一般為國家、王家等，而本銘「保乂」的對象為子孫，具體語境義或微有差別。此類用法見於《詩》，作「保艾」，《詩·小雅·南山有臺》：「樂只君子，保艾爾後。」毛傳：「艾，養。」又漢末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也有「膺受多福，保乂子孫」。姑附及於此。另，銘文五行「昏」字實不誤，而整理者以為誤作「旨」，第三十行讀為「祿」之「𠂔」字，整理者徑釋為「祿」等，屬於小疏誤，也於此順便指出。

¹¹ 吳國昇：《春秋文字字形表》（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頁420。

¹² 參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頁1299。

參考文獻

專著

- 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
- 吳國昇：《春秋文字字形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 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
- 曾憲通、陳偉武主編：《出土戰國文獻字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 張 儒、劉毓慶：《漢字通用聲素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

論文

- 郭長江、凡國棟、陳虎、李曉楊：〈曾公咥編鐘銘文初步釋讀〉，《江漢考古》2020年第1期。
- 郭永秉：〈關於「兆」、「涉」疑問的解釋〉，《古文字研究》第30輯，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 盧連城、楊滿倉：〈陝西寶雞縣太公廟村發現秦公鐘、秦公罍〉，《文物》1978年第11期。
- 蔣玉斌：〈釋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討」〉，《古文字研究》第29輯，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裘錫圭：〈從殷墟卜辭的「王占曰」說到上古漢語的宵談對轉〉，《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 沈 培：〈從西周金文「姚」的寫法看楚文字「兆」的來源〉，載張光裕、黃德寬主編：《古文字學論稿》，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年。
- 魏宜輝：〈說「盜」〉，《語言研究》2014年第1期。
- 鄔可晶：《釋「鑠」》，「古文字與上古音研究青年學者論壇」論文，廈門：廈門大學，2019年。
- 張富海：〈試說「盜」字的來源〉，《中國文字學報》第七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
- 張世超：〈金文「鑄」、「盜」諸字補說〉，《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紀念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